

流动的现代社会消费社会探析

——读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

陶志刚¹, 孙宇伟²

(1. 大庆石油学院 人文科学学院, 黑龙江 大庆 163318; 2. 广州大学 松田学院, 广州 511370)

摘要: 齐格蒙特·鲍曼在其《被围困的社会》一书中指出: 当今社会正在遭受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的围困。本文对流动的、不确定的生活政治领域中的消费社会进行初步探析, 试图阐释流动的现代社会性消费给普通个体的生活在生产与消费、占有和存在、幸福的探求、驱动消费的因素、整体性和个体性等领域带来的一系列的变革, 以此分析当代西方社会崭新的人类状况。并试图结合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现状, 探析应对社会发展趋势的解决途径。

关键词: 稳固的现代社会性; 流动的现代社会性; 消费社会; 齐格蒙特·鲍曼

中图分类号: C91-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107(2008)01-0093-06

齐格蒙特·鲍曼——当今著名的社会学家。吉登斯曾描绘其为出类拔萃的后现代理论家。与众多后现代学者不同的是, 鲍曼晚年的这部《被围困的社会》避开了普遍盛行的现代和后现代这种划分, 在理论上没有以牺牲经济和文化的其中一方为代价而偏重另一方。鲍曼提出了“流动的现代社会性”这一概念, 他把当前的社会状况描述为“流动的现代社会性”, 以此取代了“后现代性”。而把先前的现代社会理解为“稳固的现代社会性”。在鲍曼看来, 现代社会性从“稳固固体阶段”向“流动液体阶段”的过渡, 当代社会以“流动的现代社会性”为主导模式的发展, 给人类生活带来了诸多挑战。《被围困的社会》具有“后现代”的特征, 采取跳跃地写作方式, 不建构体系, 是由一系列的碎片表达了作者的基本观点。但是这不是一本提供解决方案的书, 书中的行文指向了现实社会状态, 对现代社会性和后现代社会性进行了双重的批判, 启发人们进行思考和争论, 进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方向。本文把其众多碎片中的消费作为研究对象, 阐释在“流动的现代社会性”条件下, 社会生活的深刻转型, 以及它给日常个体生活状况带来的诸多后果, 再现当代西方社会的现实。

一、生产与消费的地位互转

消费已经伴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成为焦点。后工业时代生产自动化的趋势已淡化了作为主要矛盾的生产能力问题。经济过程中的主要环节逐渐向交换和消费集中, 消费成了拉动经济发展的根本问题。在众多国家中出现了“由生产时代向消费时代的过渡”。^[1] 鲍曼提出, 当代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敌人”已由“传统工人”转向了“传统消费者”。

“传统工人”即工业社会中的劳动者, 其天职是劳动。当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敌人”是“传统工人”时, 其任务就是让工人接受这样一种观念, 工人的劳动是“以本身为目的”的活动——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之外, 它没有其他的目的; 除了自身之外, 它并不服务于其他的目标。但是工人消耗的劳动力需要补充才能继续生产劳动, 于是资本家为了维持工厂的运转, 必须付出一些不可避免的代价来维持工人的必要生存, 这种代价被资本家降低到了最低限度。除此之外, 工人超过必要生存水平之上的任何事物都是被资本家厌恶的, 这就是“传统工人”的消

收稿日期: 2006-12-28

作者简介: 陶志刚(1951—), 男, 浙江绍兴人, 大庆石油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哲学社会学。

费。在这时,工人要把劳动视为天职,尽最大可能地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降低消费。而资本家在工业时代唯一可以接受的工人消费就是完全服从劳动的消费。

后工业时代,随着技术经济的飞速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日益机械化、专业化,工人的劳动丧失了生产过程中占据的主体地位,资本家最关心的问题已经不是如何发挥劳动的天职创造出更多的产品,而是如何实现消费品的价值,扩大消费市场。所以,这时资本主义“最重要的敌人”是“传统消费者”。恰恰是消费转变为“以本身为目的”的活动——除了自身的维持和强化之外,它没有其他的目的;除了自身之外,它并不服务于其他的目标。消费成了天职,不需要也不容许理性解释。这个天职是唯一的,不容许竞争的,是包罗万象和自我维持的。于是,适当与不适当、成功与失败、生活的幸福与不幸基于消费才可以得到测量和解释。而“传统消费者”仍是以满足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为消费尺度,他们只选择维持自身需要的消费,而对于时尚流行、新奇刺激的消费品无动于衷,这种消费模式显然是与资本家的目的背道而驰的。

流动的现代社会中,为了消费而消费取代了为了生产而消费,消费的最终目的是消费。生产工具原来的天职消失了,而变成了工具性的事物。如哈维·弗格森所言,“生产已经被剥离了任何长期的魅力。它仅仅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这种关系固然很重要,但也很乏味。”^[2]工作的意义开始依赖消费进行测量和评估。为了激发敬业精神,要模糊工作和消费的界限,工作要融入以消费为目的的生活。对待工作的态度与能够采取何种消费方式密切相关,事业的成功与失败代表的是能够进入何种消费层次,劳动最终成为了获取消费品的手段,消费成为衡量生活水平的基准。因此,以生产者为中心的社会已淡化并逐步走出西方社会历史,取而代之的是汹涌而来的以消费者为中心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人生的价值主要是由消费(而非生产)所决定的,生产者的地位已经让位于消费者。这种不允许理性解释的消费,构成了人类困境最主要的部分。

二、占有与存在的剖析

“占有”与“存在”的关系一直是人类关于幸福

的话语。“占有”是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事物。占有表现为对物的控制和对人性、人的价值的压迫。“存在”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人性。存在表现为人性的张扬与凸现,人际关系的协调与融洽,崇尚人的价值的提升。选择“占有”还是“存在”是区分幸福和幸福的理想——美好的生活、高尚的生活、有意义的生活的竞争模型。鲍曼引用约翰·洛克菲勒的占有立场和马克思·舍勒的存在立场对这对对立的观念进行了形象的描述。在稳固的现代社会中,对物质财富的占有,通常被视为完美存在的对立面。“占有”是不应支配“存在”的,“占有”应是在“存在”的服务中获得意义,证明本身的合理性。获得物质财富,在稳固的社会阶段是一种生存手段,而不是生存目的。把获取和积累财富作为生存目的,为占有而存在,被认为是一种病态的倾向。

流动的现代社会消费社会的出现似乎预示了传统上认定的“占有”和“存在”之角色的变换:现代社会对经济效益和对物欲满足的追求几乎成为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而不重视人的更本质的精神需求和长远发展。人作为商品的创造者不再支配物,而是物支配人的命运。人的价值在丧失,而物的价值在上升。人们反而被物所役,也就是说本来作为人的发展手段的消费,反过来变成目的本身,而人则成为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成为商业社会中纯粹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失去了人作为人的价值。

对此,鲍曼从一个新的视角,指向“占有”和“存在”的关系。他指出,尽管占有和存在的对立非常严重,但是这种对立不可能更尖锐、更广泛。占有和存在可能遵循了不同的生活哲学,但是,他们都对人类状况理解的相似性作出了解释,他们之间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基础要素。“占有”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事物,“存在”关注个人与之共处的人性。二者之间的共同基础要素就是关注——长期的或永久的承诺。无论占有还是存在,他们都预示着依赖,都具有永久依附性,前者为财富,后者为他人。而依赖是流动性社会的个体不惜一切代价想避免的状况,依赖与流动的、变化的、不确定的社会的状态是相矛盾的。鲍曼的观点是,在流动的现代社会消费社会中,要求日常生活个体摆脱依赖和承诺,既不占有也不存在。

流动的现代社会状态是一个不断运动 and 变化,但没有清晰发展方向的场所。在流动的社会状态中生存和发展就必须不断地应对那些立即地、突然

地变化,依附于人的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都会成为在流动的现代社会中继续远行的负重。在此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当代西方社会,当人类周边的一切都已成为旅途上的累赘,而这样的旅途又是强制的和不知去往何方的,那么,生活的意义、自我的方向又在哪里?

三、幸福意义的转向

由于社会的流动性,当代人的精神信仰缺失和生命意义失落,资本主义精神开始发生裂变,人们更加倾心于在消费中去体验幸福。衡量幸福的标准从占有和存在的争论转向了“立即使用”。立即使用是“享受之后就没了的使用,欢乐一结束就得以终止的使用。”^[3]在流动的消费社会中,“有用”的定义已经随着社会的流动而改变。有用不再指物品持续地提供服务的能力,而是指它的主人由于它的服务而感到的欲望。物品可能处于完好无损的状态,但是其他的物品如果能提供更刺激的服务,它便是无用的。物品与用户之间再也不存在永恒的联系了。消费主义本质上就是在寻求刺激。这种刺激从诞生开始就符合海德格尔“向死而生”的模型,在它们刚出现的一瞬间是最具诱惑力和享受价值的。然后其吸引力会逐渐消失,直到新的吸引力的出现。流动的社会特征使消费者快速的喜新厌旧,从而产生大量的浪费成为合理和应然,甚至于浪费的程度已经成了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但是正是这些不断出现又消失的刺激带给了人零碎、片断的快乐。人的生活是由一系列并不合理,期间几乎没有任何无聊的片断,但是每一时刻都是愉快的快乐时刻组成的。人们不再关注未来,从不给满足以等待的时间,他们遵循“双鸟在林不如一鸟在手”。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社会,快乐更替的速度越来越快,已经超出了人的想象。快乐机遇会接连的来临和迅速的消失,要顺便抓住每一个机遇,立即利用它,并为下一个机遇做好准备。

幸福模型不再是长期的。人们不再为需要长时期期待和努力才能获得的幸福而担忧,也很快忘记了先前的担忧。赚“终生”的幸福被转换为一系列片断的“易得易失”的快乐,这些快乐不断的结束,又重新开始。生活成了一系列无止境的新开端,满足消费“消费”的欲望成了生活的目的,这就是幸福在流动

的现代社会的意义。

虽然在流动的社会形态中,幸福是显得那么容易得到,但是不容忽视的是,由于这种基于消费的幸福是建立在拥有不断的、充裕的金钱基础之上,而社会却由于生产自动化飞速发展处于失业率上升阶段,越来越多的人失去了工作,丧失了生活来源,所以他们无法顺应这种生活价值的转向,新幸福观逐渐地使一大部分传统消费者处于被生活边缘化的状态,而沦为为新穷人和不幸的人。

四、愿望取代了需要和欲望

在稳固的社会阶段,消费品的数目是有固定的范围的,存在上限和下限。需要多少消费品是由人们进行多少生产劳动决定的。生产劳动满足了人们的吃穿住行等个体生命延续和发展的需要。消费的目的是为了维持生存(包括生理生存和社会生存),消费为了满足生存的需要而存在。一旦生存需要这种目的被满足,那么,更多的消费就失去了意义。

但是仅仅限于基本需要满足的消费与资本主义无限度地赚取剩余价值形成了冲突。这就要求要持续不断地促进消费,防止市场的利润空间下降。于是消费不再是受生存需要因素驱动和规定的,消费本身成为目的,它变成了自我推进的欲望。“消费活动的灵魂不是一系列言明的需要,更不是一系列固定的需要,而是一系列的欲望——这是一个更加易逝的和短命的、无法理解和反复无常的、本质上没有所指的现象;这是一个自我产生和自我永恒的动机,以至于它不需要找一个目标或原因来证明自身的合理性,或者进行辩解”。^[3]欲望的观念把消费同身份象征、个性表现联系在一起,同品味和辨别力联系在一起。个体通过他们的财富而表现自我,肯定自我。消费成为一种“地位象征符号”,它能够帮助人们获得并体现有显示地位的事物。正如迈克·费瑟斯通所说:“通过广告、大众传媒和商品展陈技巧,消费文化动摇了原来商品的使用或产品意义的观念,并赋予其新的影像与记号,全面激发人们广泛的感觉联想和欲望。所以,影像的过量生产和现实中相应参照物的丧失,就是消费文化中的内在固有趋势。”^[4]永远都无法获得满足的欲望造就了消费者。

然而,尽管欲望同弹性较小、缓慢运动的需要相比具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它还是束缚了消费在购买

意愿,毕竟,欲望的唤起是需要一定时间和财政开支的,而发达资本主义的最快的、无限制的赚取利润的步伐跟随流动的时代不断地加速。于是,欲望也无力维持消费社会的运转。日益增加的消费供给需要一个更强的动力或者说一个更善变的刺激加速生产“消费者”——愿望。

愿望取代了欲望。基于欲望的消费是流动的,扩张的,虽然变化无常,但是却有一个真实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通过财富进行自我表现、自我赞许和自我认同。而由愿望支配的消费丧失了人类内心的真实意愿,丧失了批判、否定、选择的能力,是偶然的、非预期的、自发的、虚假的、幼稚的。不受约束的愿望最终成为驱动消费的力量。

现代秩序的构建试图把人类欲望局限在既定需要的范围内,但欲望和愿望作为非理性的代言,给稳固的模式维持带来了挑战,使现代制度的功能失调。在这样的模式中,消费的自身必然性,成为理性制度向非理性的人类状况作出的退让和妥协。

五、整体性的消失

大众媒体倡导一种消费主义的生存方式和价值观念,通过广告、社会舆论等控制和改变人们的消费选择,使当代人产生了一种和生存无关的“虚假需求”。但是鲍曼认为,消费社会的成员并没有受到商人、广告和媒体的欺骗,人们对流动的消费社会的反应并不是随心所欲的。他们试图对他们的生存条件——由市场竞争主导、由失控的技术发展支撑、不可预知的未来、不受理性约束的商品世界作出明智的反应。这种对非理性的生存条件的反应,可能会带有许多理性的策略的特征,甚至会提供可以找到的最明显的理性的选择。虽然人们无法选择他们作出选择的条件,流动的现代化消费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两个多世纪的发展史所产生的意外后果。消费品的数量与种类远远超过了人类为满足生存目的必须拥有的限度,但它引领着人们进入了追逐它的潮流,而对稳固的社会进行了理性的瓦解。

在稳固的现代性阶段中,社会是一个具有自身理性和自身目的、其寿命要超过任何个体成员的整体,具有凝聚力、稳定性、连贯性的特征。个体通过社会能把短暂转变为永恒,并因此终止了使我们变得渺小的死亡。人不应该通过稍纵即逝的快乐来驱除对死

亡的恐惧,而是要通过“生活在未来”而逃避恐惧、体验持久的满足。生活在稳固的社会中的人,其个性格与公共行为是结合的。个体必须学着遵守和服从社会规范和制度,他们试图通过选择正确的道路,避免错误的发生而同稳定的外在世界保持一致。

然而在今天不确定性已经融入了资本主义日常实践,不稳定才意味着正常。人们无法把他们的个性格转变成持续的叙事。爱情的“曾经拥有”取代了“天长地久”,家庭解体的递增把家这个曾经代表稳定、代表归宿的意义抹杀;个体需要掌握越来越多的技能以适应社会需求,拥有一份工作再也不代表拥有可靠的生活来源。“在这个世界中,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不再是可靠的行为。尽管这样的篮子有很多,但它们受到了怀疑:任何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不会把所有的鸡蛋放在它们之中的任何一个。”^[3]流动的社会是一个没有明确生活期待的存在,一个同个体相分离的世界。构成社会观的纽带和制度开始不确定和短暂,都“远远”不如我们自身的生命“更长久”,再也找不到可以信任的稳定的持久的社会来提供“持久的满足”。相比较,个体超越了其他任何事物短暂的生命周期似乎成为了唯一永恒的因素。

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它开始总是短暂和“另行通知”,而消费者的行动却是最强大的。国家已经没有能力影响和调节个体生活得以进行、个体问题希望得以解决的环境。社会解决自身矛盾与问题的影响力减弱,曾经指引着生活路线的熟悉的路标和定位点不见了,人们的生活指南开始失去了方向。

社会的快速变化,个人权利的丧失,精神追求的沦落,社会功能的减弱,消费导致新对立阶层的出现,解构了社会的整体性,使原来固化的社会结构被冲破,社会作为整体调节的功能丧失。于是人们开始利用自身资源去承受和解决社会问题,去应对生活世界的非理性,个体成为了自主行动者。不管是在生活世界的周围还是在它的中心,自我,即持续的不连续性,是连续性采取的唯一形式——它是能够被发现的形式,也是唯一被理智地(现实地)追求的形式。但个人在“系统化矛盾”的面前找不到有效的解决办法。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只能通过制度化的、集体公共领域的力量予以解决。因此,能否协调差异、重建新的生活共同体成为西方发达社会当代面临的最大问题。

六、结束语

通过以上对流动的現代性消费社会的阐述,展现了当代西方社会一些不可捉摸、含糊不清、没有中心和不断更新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深层次地指向出发达资本主义资本运动的特点是始终要满足资本无限膨胀的要求。当代西方社会已经陷入了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矛盾之中。消费社会展示了新的历史时代的最重要特征,这就是消费者的来临,以及消费者的统治。社会成为已“消费”为核心的消费者的社会,消费的体验已经成为衡量一切认知和道德生活的砝码。消费取代生产占据了工作的中心地位。由于社会的不断变化,也不再提倡物质财富的占有和精神追求的存在。幸福通过对商品的消费来体验,而非克制欲望或延缓报偿。愿望这种永保新鲜的诱惑成为驱动消费、满足资本膨胀的因素。社会系统的整体性功能和秩序被瓦解,人们开始拥有新的生活策略,后现代性已经形成一种崭新社会形态。鲍曼睿智的思想让我们不得不对我们生存的世界进行重新思考和审视。

中国的现代性一开始就是与全球化进程密切地交织一体的,从我国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状况来看,包括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在内的整个生存方式也在处于一个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交织的演进过程,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体制上拥有卓越的优势,又立足于实际发展状况,深刻地洞察了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汲取西方国家社会发展模式中的经验,采取了卓有成效的机制以防患于未然。

首先,我国生产关系的实质使消费无法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因素。资本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和渠道诱惑消费者进行消费的目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体现。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是获得利润的最大化,这种绝对的致富欲是无止境和无限制的,所以被之引导的消费也是膨胀、不可设定、不可化约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目标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基础,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以及按劳分配的基础性地位,这些制度性的保证排除了依靠生产资料私人占有而无偿占有他人剩余劳动的可能性。共同富裕作为最终实现目标,是为了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这

种满足不是单向度地侧重,而是重视人的更本质的精神需求和长远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其次,我国科学发展理念使消费无法成为社会生活的核心因素。西方经济学的发展理念认为,发展就是经济增长,其他的一些社会问题如就业、分配等都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得到解决。这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发展观虽然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增长,但却带来了经济、社会、文化方面的诸多问题,从而掀起了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批判和反思的热潮。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同的是,社会主义内在的本质要求中国必然形成反映客观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发展观,从而避免在发展过程中所付出的不必要的代价。对此,我国针对历史和时代的现状,结合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出现的新情况,提出了“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并不是要遏制经济发展,而是使经济发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健康的发展,从而为社会整体发展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所以,我们的主要任务依旧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以“以人为本”为本质和核心,协调好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之间的关系,实现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目的。所以,我国的发展衡量指标不同于西方社会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要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对社会发展进行综合考察。科学发展观注重巩固生产生活的地位,提倡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协调人与社会的矛盾。它的提出是中国社会对自身发展的一次系统性整合,这无疑在新的高度上实现了对西方消费社会的理性选择,是应社会发展的趋势而倡导的有效的解决途径。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社会是不会让曾经是边缘的消费生活方式主导社会发展的。

参考文献:

- [1] 大卫·里斯曼.孤独的人群[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
- [2] HARVIE FERGUSON. The science of pleasure: cosmos and psyche in the bourgeois world view[M]. London: Routledge, 1990.
- [3] 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 [4] 迈克·费瑟斯通.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Explor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Liquid Modern Consumption Society

——Reading Comments of *Society Under Siege* by Zygmunt Bauman

TAO Zhi-gang¹, SUN Yu-wei²

(1. College of Humanities, Daqing Petroleum Institute, Daqing, Heilongjiang 163318;

2. Department of Law, Guangzhou University Sontan College, Guangzhou 511370, China)

Abstract: In his book *Society under Siege*, Zygmunt Bauman pointed out that our society is suffering the besiegement by global and living politics nowadays. This paper makes a pilot study on the consumption society in the floating and uncertain living politics domain, tries to elucidate a series of changes acting on the common individual's life in the area of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possession and existence, hunting after the eudemonia, the factor driving consumption, the whole and the unit, etc. Then, it uses all of these to analyze the span — new human situation of the modern western society. At last, combining the status quo of the modern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tries to explore and pursue the solution to the developing trend of the society.

Key words: solid modernity; liquid modernity; consumption society; possession; existence; whole

~~~~~  
(上接第92页)

## Analysis of Determinants of Rural Women's Migration in the Yangtze Delta

HUANG Zu-hui, SONG Yu

(China Academy for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The dual influence of household registration and gender makes rural women face more pressure when they're making decisions on migration. Rural women's age, education, marriage, children in school, and social network can all influence their migration decis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give priority to rural women and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integrate their social network into the official employment channels to promote rural women's migration.

**Key words:** floating population; rural women; determinant; the Yangtze Delta

# 流动的现代社会消费社会探析——读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

作者：[陶志刚](#)，[孙宇伟](#)，[TAO Zhi-gang](#)，[SUN Yu-wei](#)  
作者单位：[陶志刚,TAO Zhi-gang\(大庆石油学院,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大庆,163318\)](#)，[孙宇伟,SUN Yu-wei\(广州大学,松田学院,广州,511370\)](#)  
刊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英文刊名：[JOURNAL OF NORTHWEST A&F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 EDITION\)](#)  
年，卷(期)：2008，8(1)  
引用次数：0次

## 参考文献(4条)

1. [大卫·里斯曼](#) [孤独的人群](#) 2002
2. [HARVIE FERGUSON](#) [The science of pleasure:cosmos and psyche in the bourgeois world view](#) 1990
3. [齐格蒙特·鲍曼](#) [被围困的社会](#) 2005
4. [迈克·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 2000

## 相似文献(1条)

1. 期刊论文 [陶日贵](#).[TAO Ri-gui](#) [鲍曼现代性概念析义](#) -[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 28(1)  
文章就鲍曼著作中的现代性、后现代性、稳固的现代性、流动的现代性等概念做简要的梳理和诠释,以期推动国内鲍曼现代性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入。

本文链接：[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kjdxsb-sh200801021.aspx](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xbnkjdxsb-sh200801021.aspx)

下载时间：2010年6月5日